

永安

一九四九年

第116-118期

WING-ON

安永



號年新 期六一一第

宇宙牌雨衣



大昌防雨布

大昌雨衣服装厂

永安月刊

第一一六期
一月一號

編者小言

·編者·

提起了筆，好像是充塞了千千萬萬的話要從喉嚨裏衝出來，等到略一思索，又像是空空洞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這種矛盾的情緒，無以名之，名之曰「神思紛亂」，似甚貼切。

隨便談一些眼前的感慨吧，港邊飛機出事，跌死人，這是安全地方的意外，軋金軋死人，這是人為財死的明證；還有，許嘯天先生死於市虎，這是什麼呢？嗚呼，文人生前絞盡了腦汁還不算，死的時候，還叫他「肝腦塗地」，你說慘不慘？但是這一件慘絕人寰的事，似乎還不如飛機失事和軋金命案的能够聳動社會的視聽，無他，文人不值錢，窮人更不值錢，文人而窮到徒步死於輪下，死後不為人恥笑「誰叫你你不坐汽車？」，已經是够表同情的了，還望些什麼促起社會注意和正義的聲援呢？

許先生近年常為本刊執筆，本期的一篇「十萬青年」，就是他貢獻給本刊讀者的最後一篇力作，也是他的最後絕筆。他老人家腹笥之寬，文筆之茂，文壇上早有定評，用不着我們今天再來一下隔靴搔癢的歌頌。聞說最近同文擬開一個追悼會，我們在此時此地讀到他的文章，固然是哀悼於心，但於讀完之後，不妨靜靜地說一聲：「許先生，您安息吧。」也許比較一首駢四驅六的祭文還有意思。

本刊付印在歲尾，出版就是年初，年，不管過得了過不了，總是一樣是過去的，在這「新年紀念號」和諸君行相見禮的今天，照例大家都應該說幾句「吉利話」，點綴點綴；可是捲一卷一望，都門聲鼓，北地烽烟，死亡與流離，觸目皆是，誰還有這份雅興來進那些不入耳之歡呢？同人等明知屠蘇不足以避災，桃符無靈於驅厲，惟有悶聲不響，做一個默禱。至於默禱些什麼？讀者諸君，您們所希望的，就是同人所希望的了。

水 墨 科 字 A

軍冠之水 墨貨國

來舶美娥 潔無豔色

用樂致一行銀關機

品出公限有份股業實達四

八九〇六六：話電 號四七四路北都成海上

裝包 四 八 十 六 號

各 大 文
具 店 均
有 出 售





目錄

圖畫

陳嬌小姐	致本刊讀者賀年照	(三色封面)
陳嬌小姐	致本刊讀者賀年照	(二四)
裸女		(二五)
行書立軸	孫科書	(二六)
山水	張大千作	(二六)
八言聯	大居士書	(二六)
行書立軸	梁子真書	(二七)
草蟲冊頁(四幅)	趙叔孺作	(二七)
朝霧	張印泉攝	(二八)
鐘聲送夕陽	林建業攝	(二八)
海角松濤急	林建業攝	(二八)

文字

記「大禮恭逢太后婚」另一說	(掌故)	葉淑瑜	(五)
擊障餘音	(續)(散文)	黃潔蓀	(八)
遐菴題跋	(三)(跋)	葉恭綽	(一〇)
雲南起義和平祕史	(掌故)	錢士青	(一二)
白髮蒼顏五十三	(隨筆)	陸丹林	(一三)
英人與貓	(隨筆)	于勤	(一五)
十萬青年	(散文)	許嘯天	(一六)
感憶天虛我生	(人物)	胡亞光	(一七)
思無邪庵詩話	(詩話)	陳蒙庵	(一八)
幽心偶寫	(隨筆)	鄭逸梅	(二〇)

派拉蒙



雨衣
防雨布
橡膠布



貨精
本埠各百貨服
裝店均有出售

上海中國雨衣製造廠出品

發行所：上海漢口路一六四號
電話：五九〇六一 電報掛號：一七三八

MORWEAR
Full Fashioned
Silk Hosiery

馬威牌
字A



真絲橫機舞襪

興泰織造廠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七十五號 電話：二九〇〇



南歸留別自在(詩).....李晚晴(二二)
 紅豆室雜志(隨筆).....飛雲子(二二)
 余天遂史略(人物).....馮超人(二三)
 金冬心瑣譚(散文).....知止(二三)
 封面女郎:陳燕(散文).....建華(二四)
 東歸竹枝詞(詩).....華吟水(二四)
 點絳脣(詞).....雲(二五)
 民初制定國歌案始末(考據).....楊劍花(二九)
 詩譚(詩話).....洪荆山(三二)
 古洞異人(人物).....李家咸(三三)
 生我劬勞(散文).....徐碧波(三四)
 海粟伉儷來客湖堂(詩).....蔣國榜(三四)
 學齋談薈(隨筆).....陳左高(三五)
 自說自話(人物).....紙帳銅瓶室主(三六)
 談詩短片(上)(詩話).....郝少洲(三八)
 呂眉生遼東草(詩話).....阿丹(三九)
 蒲石居讀碑小詠(續)(詩).....朱大可(四〇)
 瑞鶴仙(詞).....陳運彰(四一)
 北遊散草(詩).....金窰公(四一)
 談蔣君稼林釣甫朱琴心(戲劇).....張肖倉(四二)
 奉和晚晴留別(詩).....麥嘯蒼(四四)
 前題(詩).....張英雲(四四)
 備餘漫筆(隨筆).....兼言(四五)
 輓詩翁胡萼卿(詩).....夏敬觀(四五)

廣告索引

偉大罐頭食品廠
 大昌雨衣服裝廠
 振華織造業公司
 四達實業公司
 興泰織造業公司
 中國雨衣服裝廠
 康福麥乳精製廠
 中英莫子鹽廠
 大亞棉織工業社
 康福織造業公司

利用鎖品製造廠
 豐華精製業公司
 泰安企業公司
 寰球手帕廠
 祥生雨衣公司
 益豐糖衣廠
 新豐紡織印刷廠
 愛皮西糖果廠

華昌製針廠
 金星自來水廠
 且華羊毛呢社
 兄弟織造廠
 景福織造廠
 五福織造廠
 新華玻璃廠
 富華糖果廠
 聯華餅乾廠
 馬寶山餅干廠
 洗福堂橡膠廠
 正泰信記橡膠廠



中藥英子

晨冲一杯 促進健康

舒胸暢膈 開胃滌腸

中藥英子出品 · 英中藥房發行

康福麥乳精

冲飲 乾吃 別具風味 奶味濃厚

康福麥乳精之價值優於舶來品
 備有贈品
 上海英中藥房出品

司公限有份股廠造織福康



福康
襪花

式樣新
花色多



品出器榮廠造織福康

號一五七二一話電 號四弄四七路波海 處理管
三四二九七話電 號七四弄〇二一路康太 廠造製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五九號)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永安月刊第一一六期

定價：每冊金圓壹拾元
預收金圓四十元(多付聽便)
按期照八折扣算

發行人：郭琳爽

編輯：鄭逸梅 梁友雲 劉家彥 劉魯文

出版：永安公司永安月刊社

本埠經銷處：

上海南京路六三五號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大亞棉織工藝社

袖領毯床式新

色退不保 洗水晒日

宜最禮送 穎新雅高



惠購床毯一套

免費贈送

美麗匣子一隻裝置

請向經售人索取

司公大各
店商貨百
售出有均

號四一九二九話電 室〇一二內號〇三四路中江浙海上



清代秘史

記「大禮恭逢太后婚」另一說(上)

葉淑瑜

「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這是明末忠臣張蒼水（焯言）的滿洲宮詞。詩中主角所謂「太后」，是指清太宗寵妃，後來尊為太后的，追諡孝莊文皇后博爾濟錦氏（即順治生母）說的。這一件事在清史上是疑案，究竟孝莊下嫁過攝政王多爾袞沒有？在東華錄上是找不出的。可是人家說，原本東華錄上有這事件記着，並載有下嫁詔書，甚麼「太后盛年孀居，春秋寡歡，皇父攝政王，統一寰區，功在國家……朕思大孝以養志為重，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等語，後來乾隆看到這件事，覺得雖然滿俗不忌「叔接嫂」之自由，但總覺得一代開國的皇后，失節改嫁，殊屬不成體統，所以去和紀曉嵐商量。紀說：「此事豈可示後。」乾隆聽了，認為有理，就叫紀把東華錄改過來，同時恢復了睿王爵位，把那點痕跡彌補了。近代史家孟森，反對這說，他斷定孝莊並沒下嫁攝政王，「皇父」稱謂和中國古時「諸父」「亞父」相類，不能作為「濃倫」證據。經他這麼一說，把博爾濟錦的名譽保全了，不過蕭一山在所著「清代史」中，還是說「太后下嫁」是可能的。他舉出孝莊身後，康熙帝不把她附葬太宗陵寢為證。並說「順治七年，多爾袞身死，追尊成宗義皇帝，不幾天又說他有逆跡而撤去廟享……」不過他沒敢肯定「太后一定下嫁」，所以「大禮恭逢太后婚」還是紛爭莫定的疑案。日人有吉幸四郎，在民卅四年春隨軍來華，寓余友金君家頗相得。日本投降撤僑回國，有吉臨行以所著清代秘史四卷贈金，其中首卷即載這件疑案。他斷定孝莊並沒下嫁，也未濃倫，但是他說孝莊有個情人，利用了這個情人的力量使多爾袞輩懾服，扶立福臨為君。孝莊此事至為曲折，也是出於不得已，尤可奇異的。他說孝莊的情人是衛親王，而衛親王是漢人陳莊，因而魏雷同，以假亂真，真的衛親王却是孝莊的死對頭，孝莊母子幾乎給他弄死，那個上配孝莊，不過以「夫子貌似陽貨」的資格「借尸還魂」的。陳莊（後來的衛親王）在孝莊淪落時，拯救過她們母子性命，且由太宗主持。不過太宗却不知道自己寵妃是他的情人。所以太宗死後，一對舊情人重溫舊夢，「大禮恭逢太后婚」就是以訛傳訛來的。但我們查清初諸王中，沒有「衛親王」，只有攝政的「睿親王」多爾袞，和康熙初年奉命將軍的「惠親王」，「睿」

「惠」兩字都和「衛」字聲音相同。如果是「睿」的話，那竟可說借尸還魂的是多爾袞了。異國人譯本國人姓名，往往有此弊。我們也就只好把他「存疑」，以免亂真。他書中最有力的一段是：清初有許多收拾人心優待漢人的政策，後人都歸功到攝政兩王，其實決策定議的還是孝莊，她在暗

中主持。兩王遇事大半要請示於她。她在清代諸后妃中，除了慈禧以外，沒一個人及得上她「果毅明決」，她之所以出此，是身傍有一個漢族的情人的緣故。這種話當然不免主觀，但也無理由，「身後是非誰管得，沿循聽唱蔡中郎。」我們只好據原文直譯的了。

孝莊文皇后博爾濟錦氏，是清初滿洲美麗的女子，而且是一個有機警智謀的女子。當她被選進宮入侍清太宗時，僅只十七歲。她是崇德二年選的，不久即受封「皇貴妃」，太宗對她的寵幸和唐明皇看待楊玉環一樣。太宗崇德四年（太宗卽位的第十一年）她誕生了位皇子。

過了二年，太宗在松山大破明兵，把明臣洪承疇俘虜了。太宗是個野心家，想併吞明室，非借用明朝有能力的人才不可。所以他無論如何想叫洪承疇投降，除了自己去勸過他以外，又叫范文程們去說。洪承疇起初倒像想做忠臣，一死報國的，所以對勸降者來一個罵一個，他自己却在囚房中絕食。在他拚命到第四天上，洪承疇兒已是氣息奄奄了，假使再能挺過一兩天的話，洪承疇就安穩地成功一個忠臣，再也不會給後人罵老漢奸哩。誰知他時運不濟，無端的來了個女人，這個人一到，老洪的忠烈氣節一齊逃跑，竟會在她面前低了頭，這個使洪承疇低頭的人，就是博爾濟錦。

原來太宗因為用盡方法，洪承疇不肯投降，有一天夜晚，在披閱章奏時不住長吁短嘆。博爾濟錦看到太宗這樣不樂，便問原因。太宗把要老洪投降不成的情形說了。她聽了只是笑。太宗問她笑什麼？她說：「我笑我們清國許多能臣，一個會幹事的沒有，這樣一個人都降伏不了，將來怎麼去取明朝天下。」太宗一聽，心中不悅，說：「連我自己都去勸過，還遭他罵呢！」她說：「我看降伏洪承疇一點不難。」太宗問她理由，她說：「這是很明顯的，他要死，刀劍毒藥，早應預備，失敗了就自殺，才是真忠臣，現在却來挺餓，這明是假做作，抬高自己身份罷了。」太宗說：「你倒有本領說降洪承疇。」她說：「自然我有這本領。」太宗便說：「那就請你去說他吧。」她卻笑着只是搖頭，太宗說：「你這個女人，總是這樣脾氣，使我沒法處治你，既說有法子說降老洪，却又不肯去，這是怎麼的？」她說：「我為了主子，去說老洪並不難，而且有把握的，只是有一點不便的地方。」太宗問：「什麼不便。」她想了一下說：「我們女人去勸一個男子，方法當然和你們男人不同，我現在是個皇貴妃，萬一給人家說閑話，我母子豈不毀了，所以我不去。」太宗說：「這是國家大事，你又是我的愛妃，誰敢在我面前說你閑話，你只管放心去把一件有關兩國興亡的事幹成功吧。」她又在搖頭說：「我還是不去的好，就因為你把我寵愛



太過，我才刻刻担心人家妬我呢。」說時用手指在茶杯中蘸了水寫出「皇后」兩字來。太宗說：「你放心去，我決不聽她的話。」說時提筆寫了「決不信讒」在衣襟上，用刀割下，賜給博爾濟錦，她才答應了明天去。太宗說：「不行，他已餓了五天，恐怕快要死了，你今夜就回去吧！」

晚上，洪承疇睡在床上。博爾濟錦叫兩名同來的宮女，在囚室外面等候，自己入房見了也不驚吵他，只把自己身上衣服脫去，只繫一個紅肚兜兒，却去和洪睡在一起。她那脂粉香，肌肉香，熏得洪眼睛閉不上了。微微張開一看，連忙閉上，一顆心怦怦跳動不已。原來他看到睡在身邊的女子，赤着身，那一種美麗妖冶態度，是他有生以來從未見過，可是閉上不久的眼睛，你又張開了，看了一下又閉上去，博爾濟錦見他這樣，暗暗好笑，心想「你這塊忠臣牌子要給我打碎了。」就進一步伏在他耳上，嚙嚙驚聲地問他嘴裏乾不乾，可要喝茶。老洪終究不是忠臣傳中人物，捺不住凡心，見這美女這麼溫存體貼，不覺把頭點了一下。他這一點頭萬事全休了。博爾濟錦去把預備好的參湯，倒了捧到床前，洪想坐起，她攔着輕輕地說：「督師飢餓許久，動不得，我來哺給你喝。」便把參湯一口一口的哺給洪。洪雖然家有姬妾，却沒享過這種豔福，等一杯參湯哺完之後，問她是什麼人。她又睡到一起去了，見問便笑說：「督師！我說了你不相信吧，我是清皇的貴妃博爾濟錦氏。洪一聽，詫異的說：「既是皇貴妃，為什麼這樣來伏侍我。」她只對洪一笑：「皇帝因為愛你！要你幫他，所以派我來勸你的，如果你不聽勸，就算我沒用，回宮要我把你賜死。」洪便答應她投滑。她大喜說：「你這纔對，保你是開國功臣了，並且我們還能常常見面。」說完便去開門，放進宮女們來侍洪。自己着好衣服，回宮覆命。

博爾濟錦立了大功，太宗越發寵愛她了，她便要太宗將來立福臨做太子，太宗自然答應，可是因此却惱恨了皇后和其他的宮妃們了。太宗元配孝端皇后失寵已久，她恨博爾濟錦，就因她得寵愛，現在聽說洪承疇是她去勸降的，便和另外一位貴妃鈕古祿商量，想在這件事上用破壞名譽的法子害她。兩人又去把太宗一個兄弟衛親王的請來，商量除滅博爾濟錦方法。鈕古祿也是美麗的妃子，她也想奪掉博爾濟錦寵愛。在太宗臨幸鈕古祿那天晚上，她便奏了一本，說「博爾濟錦貴妃所以能够說動洪，是把自己身體犧牲，和他發生肉體關係」。太宗雖然不信，可是不能無疑。鈕古祿便叫那天立在門外的宮女進來證明。太宗問她們時，她們說：「別的不知道，只皇貴妃赤身露體陪洪睡是真的。」並說：「我們進房時，她還是赤身，女子才着衣服。」這一證明，太宗就怒不可遏了，凡是男人越是愛那女子，越不肯讓她和別人親近，所以第二天，太宗一早就怒冲冲趕到博爾濟錦宮中來，劈頭劈腦的把她罵了一頓，末了還要賜她母子死。她知道自已給人申傷了，宛轉嬌啼的辯明是真確的。可是太宗牛性發作，一定不肯，正在不得開交，却好孝慈高太后到來，問起情由，博爾濟錦跪着哭訴：「自己本來再三不去，是主子逼迫去的，現在有功不賞，反而受這冤枉，死不甘心。」孝慈察言觀色，知道她是冤枉的，但是自己兒子正在火氣

頭上，沒法解勸，便向太宗說：「這件事你也有不是，看她為你辦事份上，免她一死，叫她回母家去吧！」太宗也因自己逼她去的，良心難昧，便答應了。並說：「她立刻出宮，並把福臨帶去。」這樣一來，一個得寵的皇貴妃，便立刻變做平民了。（當時滿清草創伊始，禮節未備有宮嬪逐出宮的事，後來進關以後，貴妃們失寵便不多見了。）

博爾濟錦是一個智勇深沉的女子，她只要不死，她自己知道將來有機會報復冤仇的一日。不過她深恨太宗薄情，平日對自己那麼輕憐蜜愛，原來一點不明白自己的為人，一句讒言，便驅逐了自己母子，她知道害自己的是孝端和鈕古祿，所以她惟有靜等機會。她又怕她們還不肯放過自己，要斬草除根，所以她便攜帶兒子，隱居到鄉間親戚家去，那是一個又聾又啞的老太，她自己已散容，故意弄得像巧婦一樣，她以為這樣總無後患了，誰知她的仇人們仍不肯放過她。

原來太宗雖然一時盛怒之下，驅逐了博爾濟錦，可是他和她究竟是要好的夫婦，事過境遷，漸漸又舊情復萌，並且他閒居時反復推想，似乎她不會這樣不貞的，也沒有必要犧牲貞操的理由，雖然滿洲女子不像漢人把貞操看得那麼重，這樣一想，他就很懊悔，他這一懊悔，就覺得她們母子太可憐了，可是一時又拉不下臉來自認做錯，所以就私下派人去訪求博爾濟錦貴妃下落。這消息給鈕古祿知道，連忙去和孝端商量，孝端面諭各太監們不准去尋，凡是太宗差去尋訪的人，都給她倆威脅利誘挾制住，而回復太宗說：「皇貴妃母子沒有下落。」

孝端們知博爾濟錦母子留在世上，終是禍根，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叫衛親王想法把她母子尋到害死。衛王也怕博爾濟錦將來報仇，贊同這個辦法，不過因為自己好色太過，已患癆病，不能親自去執行，他有個親信人莊，是據來的漢軍正白旗一個章京，這人廣有智謀。最可怪的是面貌和自己一般無二，衛親王每逢打仗，總把他帶在身邊，預備遇到危難時，好用「金蟬脫壳」讓他自己替死鬼。他這時想到他，認為這件事只有他担任得來，就叫他去尋博爾濟錦母子，把她們一齊殺死。他出入王府，常帶銅面具，府中人始終不知他是什麼人，這是衛親王恐怕下人們弄錯人的緣故。他今天奉命，回家去了面具獨自在想，有點大不謂然，想一個皇上妃子，既已廢黜，怎麼還要害死她母子。他作事不肯孟浪的，先去訪尋博爾濟錦娘家並無踪跡，走遍城鎮，又下鄉去尋，他決定如果遇到了，必須察言觀色，弄明白這件事內幕，才見機而作。這一天他扮作走方郎中，走到一個鄉村，在一個竹籬茅舍傍邊坐着歇息，忽然看到一個二十餘歲少婦，衣破髮蓬，面垢鞋穿，污穢不堪，走到河邊洗東西，從她走路姿勢心中，和她的打扮太不相稱。及洗畢回家，忽然也看見陳莊，不知怎樣她心中一動，想：「這個人好生面熟，却想不出什麼地方見過。」當時走開了，第二天陳莊又去，那個巧婦正在門前縫補小孩子東西，彼此看了一下，仍沒交談，陳莊心下疑惑，這人不要就是自己找尋的那個人，所以第三天再去，却沒碰到，第四天第五天仍是如此。陳莊並不灰心，第七第八天還去，始終不再看見。陳莊便向隣婦詢問，她們見陳莊江湖醫生打扮，便說：「



你問這個難婦嗎？她現在病倒了，很可憐，還有一個兩歲多的孩子呢！你既是走方郎中，可能救治她一下。」陳莊見有此機會，心下大喜，便請他們陪去。隣婦們便把他領到博爾濟錦住的家里。這時她因股間患着一個大疽，痛不可忍，鄰婦把那雙老太抱着二歲左右的肥胖孩子，方面大耳，坐在床前，鄰婦把代薦郎中替她看病原因說明。博爾濟錦一見陳莊，心中又是一動，才想起這個人正是自己對頭衛親王，便搖着頭不要看，說：「女人家股上生東西，怎麼能給男醫生看。」鄰婦笑說：「走方郎中，那有女的，並且我們滿洲婦人，向來不避什麼男女，而且你又是一個丈夫不娶的婦人，顧忌什麼。」陳莊立在床邊也說：「我們做丈夫，都有慈善念頭，絕不會輕薄婦女的，你這病，據說不輕，萬一就誤了，豈不苦了你那孩子。」這幾句話，說到她心坎上去，不覺淚下如雨，可是她還在遲疑。陳莊已猜到她意思，便用漢語說：「夫人——我並不是什麼貴人，你不要把面貌來誤會。」這麼一說，博爾濟錦才知自己弄錯，不過面貌和衛親王相像而已。便點點頭說：「我且把剪刀拿你的褲子剪去一塊，再看病症。」她怕羞起見，便說：「我且把剪刀拿你的褲子剪去一塊，再看病症。」她聽了，很感激他能够體貼女人怕羞的心理，點點頭，由陳莊去如法泡製，陳莊在箱中取出膏藥給她貼上，說：「我這膏藥貼上，一個時辰後，就可減輕痛楚，把裏面毒氣收攏在一處，讓她出頭，不致毒血亂竄，弄出亂子心。」又取出幾粒丸藥給她說：「每天早晚服下去，保住心臟，不讓毒氣攻心。」說完，背上藥箱說：「明天我再來。」她故意地說：「我太窮苦了，一時拿不出藥錢，怎麼辦？」陳莊笑說：「不要緊，我常常幫助人家的。」說完作別自去。

第二天他早就來了，換了膏藥自去，一連七天都是如此，直到第八天，陳莊看了患處說：「現在疽已熟透，可以開刀，不過並不怎麼痛，你把眼睛閉上，看了要胆小的。」她見他對自己一點輕視情形都沒有，處處體貼，感激萬分，陳莊施用手術，換了膏藥，說：「今後可以一天一天好起來，明天起，我隔一天來替你換藥。」

半個月後，博爾濟錦外症痊癒，當陳莊最後一次給她換藥時，她笑着要陳莊常常到她家來玩。陳莊也答應了，每隔兩三天，來和她談天說地。半個月過去了，在一個下午，博爾濟錦閒空在家，正想念陳莊時，他忽然來了，她這時已不把陳莊當普通朋友看待，當時滿洲人男女關係很自由而隨便的，她因地位是個皇貴妃，所以非常矜持。可是她也是一個多情女子，又值妙齡，無端失寵，一股熱情，無處發洩，現在看到陳莊對自己非常忠實，並且有些鍾情，自己打扮像巧婦一樣，他一點沒輕視，熱情的替自己診病，在感激中，漸漸生出愛苗來。現在來了，自然十分快活，招待遇到，談了一會，陳莊忽然說起自己有一件事相求，不知夫人能答應不能。她誤會他向自己求愛了，不禁滿面通紅，心想：「如果他真的說出那句話時，自己怎樣應付呢？」陳莊見她如此，便說：「這不過我的請求而已，夫人如不能答應，也並不妨礙我倆交誼，我也不會見怪。」她自己一種：「他以為我真的沒有男人，却有孩子，也許不肯嫁他，才先安我的

心。」因此也露點口風說：「你說吧！我總可以答應你的。」陳莊便坦白說出自己任務，而這個皇貴妃始終沒有消息，其實我並不是害她，而是要明白其中經過情形：「夫人！你住在鄉下可能幫助我打聽好了。」她方才明白陳莊是一個什麼人，便故意說：「可以，我給你打聽好了，不過我問你要知道她下落以後怎麼辦呢？」陳莊說：「我絕不是冒失鬼，也不肯完全給人家當走狗，我一定要弄明白這事原委，如果那位妃子是負屈含冤的話，我還願意幫她設法恢復地位，對付害她的人。」

她察言觀色，知道他這話是真誠的，便不說什麼，却問起他家世來，知道他是單身漢子，便說：「你現在總算有了一點地位，為什麼不成一個家呢？」陳莊說：「現在這點地位算不了什麼，我的志願，從未給人家說過，今天承你問到，你現在相處很好，所以值得一說，我總想將來把自己做成一個驚天動地的人呢！」她一聽不住點頭，便說：「你委託我的事，歇三天來聽消息吧！時間也在這個時候。」陳莊答應着去了，在這三天中，博爾濟錦心志不定。

第三天的下午陳莊又來了，她告訴皇貴妃的事還沒有線索後，又談到別件事上去，談了一會，她又勸陳莊成家立業，陳莊慨嘆地說：「這件事我起初是沒對勁的人，現在人是有了，但是我總覺着我似乎不應該愛她，可是任憑我怎樣壓制自己的心，總壓不住，真是一件煩悶的事。」她聽了，心中碎的一動，想：「你這個又愛又不敢愛的女人，不要就是我。」

「真的是怪事，我從第一次見面，就愛她。」陳莊說：「我同時覺得天下最值得我愛的，無過於這個女子了，可是我總覺得我這個念頭是不應該的。」說時，他低着頭在搓着兩手，表示心中為難。

博爾濟錦是絕頂聰明的女子，一聽就猜到這個女人是什麼人，却故意問：「大約這個女人是十分縹緲的美人？」

「不！陳莊說：「就外表看，這個女人並不美，家境也很平常，不過我總覺得她有極美的內形，和儀態大方，她有許多美麗地方，不是我用言語形容得出的。」你們談過幾次了？」她問。陳莊說：「多次了。」

「那你應該知道她對你的怎樣，才行。」她笑了。

「我可不知道，我也不預備知道，我總一相情願把她愛在心坎上。」

「這真是一相情願的話，你可以當面問她一下。」

「這恐怕不行，我也不敢，她雖然不像大紳士人家，我可總覺得一見她，自然有一種使我嚇得不敢說出『我在愛她』那句話來。」

「這才奇怪，這種女人，除了皇宮中的妃子，要不，就是那個有名縹緲而是你奉命找尋的那位皇貴妃，否則你怕她幹嗎？」

「……」陳莊無話可說，不響了。

「我看，即使是你那位皇貴妃，她現在已是皇帝不要的人了，只要她肯答應，你就可以去愛她，怕什麼，要胆大一點才行。」她心跡顯露了。

陳莊儘在搖頭表示她自己沒有這勇氣，而博爾濟錦却不住的笑。

坐了一會，陳莊想辭走，她叫他明天晚上來，有話說，陳莊答應了。



孽海餘音(續)

黃潔蓀

十三

我又航行於洋海之上。我的心境一片蒼茫。

遠弟陪我到碼頭，輪船尚未開行，他就回去。他微低着頭，雙手拭眼。我也眼眶潤濕。是沒有什麼足可比擬的啊，手足的深情。輪船緩緩的離開碼頭，我默默的坐在欄杆之畔。我不敢抬起頭望，碼頭上的人們的舉手和揚巾。蒼茫的，我無法訴說，我的情感是怎樣的一種况味。

滿目都是熟悉的景物，熟悉的景物愈引起我萬端的悵觸。悠悠的河流正有如我的縷縷的幽愁呵！自從慘遭父喪，家事集於我之一身。流轉奔波，身心都感覺到異樣的疲憊。然而，為着整個家庭，我只得默默的忍受着絕頂的凄楚和絕頂的鬱悶。我的眼淚只好在無人處去偷彈。我從不願意，當着老母幼弟，吐露半句怨言。

弟兄團聚，傾衷相訴，手足的深情因為怎樣的感動我心。可是，終究因為離鄉年久，哥哥和弟弟對於家庭的情形，漸漸的缺乏了了解。把我所有的責任完全擱在我的肩上。為着整個家庭，我不願意吐露半句怨言。更將如何去述說我的凄楚和鬱悶。

族叔民魂，自從抗戰勝利之後

，奉派駐在暹羅，對國家，對華僑，都有功績和勤勞。在華僑社會間也自有其他的聲望和地位。我感激他，他對我的關注和慰勉。然而，我將如何振作，我將如何自勵，藉以報答長者的善意呢。

我賦性恬淡，所謂功名抑或富貴，完全不會把其放在心上。我沒有政治上的企圖；對於任何黨派，我更無言而生畏。我更要使與人無怨，無爭。我始終願意，有個機緣，使我得蒔花種菜，詩書自娛；或是隱居山寺，青燈黃卷，消度永日。我致友人書早就寫過：「塵念皆了，唯歎餘黃未完耳！」之句了。

我自問毫無建樹，空擁虛譽。人們對我的尊崇和恭維，徒足增加我的慚愧和不安。有人以為我是怎樣的瀟灑和閒逸。有的甚而至以為我是有官在身的。有幾人知道，我的流轉奔波，心上還有千萬斤的重負。我不忍使他們看穿了這麼的一種夢景，我也不忍使他們知道，我正為着家事而來往於故鄉和暹羅之間。讀書人而去做「番客」，在我們故鄉，這是令人失望的事呵。在我踏上歸程之前，我給我的最小的弟弟奕昆寫信，我要他不要對人們說及，我是到了暹羅。在同時，我還教他把我就要返家的消息保守秘密。這並不是企圖家人看見我的一旦歸來而感到驚喜，却正是

，家庭中有着不堪告訴他人的隱事。又有誰，能够稍稍明白我深心的痛苦！

什麼時候，我可以把我深心的凄楚和鬱悶向你傾訴！

對着汪洋，對着大海，我又輕聲的低誦着先哲致友人書的：「浪迹天涯，獨有白雲滄海，稍可解我懷抱」之句。心境一片蒼茫，眼淚也潸然下滴了。

祝福你。願你快樂！康寧！

九，廿五，海輪中。

十四

今天是舊曆九月初五日。是你的生辰，也是我所興工建築的新屋的「陞梁」吉日。我的家中充盈着歡和熱鬧，我也遙遙的為你致以衷心的祝賀。這一天，就視之為我們的一個慶慶吧。

「陞梁」，在我的故鄉，是建築新屋的工程進行期中的一個大典。親戚朋友都來祝賀。主人也大張筵席，對於祝賀者予以招待。

我的父親一生純厚正直，遠遠近近，莫不交相稱讚。我雖然一無所成，而對於父親的遺教，却始終不敢稍稍有所違背。待人處事，處處取以和藹和至誠。由於這種家風的相傳，地方人士對於我們，可以說是另眼相看的。所以在這麼的一個「陞梁」大典，其熱鬧情形是

甚於任何一次的婚慶喜事的。楹聯，禮物，琳瑯滿目；佳賓滿座，濟濟踴躍。我很感激，地方人士所施予於我的盛情。

人們頻頻說到我的父親。有如我的父親一樣的純厚和正直的，在地方是很少多見的。如果我的父親尚在人世，他將是怎樣的歡慰。賀客怕也尤為衆多吧。

當在離開上海的時候，我以為在你的生辰之前，我是可以歸來的。却真預測不到，你的生辰，也正是我所興工建築的新屋的「陞梁」吉日。我只能在中國最南方的海島，遙遙的對着黃浦江濱的你致以衷心的祝賀。

願你生命的程途，燦爛，光明！

十五

有時候，我是很捨不得離開老母和幼弟的。有時候，却又想着急急離去。母親一看見我的鬱鬱不樂，便入撫我而說：

「吾子為家事所苦，創瘦多矣。」

並且頻頻嘆喟，殷殷對我慰勸，囑我要小心照顧健康。

為着整個家庭，我從來不會吐露過半句怨言。所最使我覺得痛苦的，就是不堪入眼的現象，不堪入耳的話語，居然傳入我耳，映入我



眼。誰又明白，我的深心是怎樣的痛苦。

由於氣候惡劣，海面風浪滔天，輪航受阻，我和族叔植夫，在海面相聚了十多天。這也是人世倥傯中的不容易獲得的機緣呵。

植夫叔是暹羅海南會館的總幹事，僑居暹羅，計達二十年之久。此次奉派和海南當局有所交涉和接洽，始自海外過歸。在暹羅的時候，我們雖然常常見面，但是，不會有過暢談長談。此次朝夕聚處，宴遊與共，我明白他的為人，我也感激他的盛情。

在相聚的日子裏，曾經有一個夜晚，我們暢敘於奇珍酒樓。同席的是我，植夫叔和族姊目珍，潘家蓮兄夫人符瑞英，還有葉能傑君和盧湘英小姐。我們都能够傾情而飲，盧小姐尤其飲得至於醉極而泣。賴人扶持而歸。

又有一個夜晚，我和植夫叔都應海大教授張××先生之邀宴，他們幾個人又是同去聚飲。到了夜深，始各扶醉回到寓所。從薄醉中，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心事，也可以窺見每一個人的情懷，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回復了純真。是太縱情了，縱情也正是人間的至情。傷心人別有懷抱，情就更苦了。

今天，植夫叔又離鄉去國了。我和幾個朋友同乘電艇登輪送行。在依依惜別中，我只能為仁厚的長者默祝：旅途平安！

我呢，也將離去故鄉，登程遠行了。

秋風又吹遍了大地。海上故人，其也知道嗎，我是怎樣的戀戀於江南之秋！

十，卅，海口。

十六

從海口登輪船，狂風巨浪，日夜不息，經過了兩天的時間，始得到遠廣州。過了兩個夜晚，我就到了香港。

在海口的時候，韓灼臣兄尊翁瓊豐老先生病勢已經很是沉重，以那八十的高齡，對於他的病勢，我們都為之表示沉憂。所以誰都主張電促灼臣兄速歸。我以為我到了香港，他也會在一個搭機到達了。可是，我到了香港，迎接不到他，我却得到瓊豐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住在灼臣兄私邸。但是，友人未歸，我很寂寞。

我的遊蹤遍於許多名城大鎮，我最不喜歡香港。我看不慣，同是中國人却仗着外人的權勢來欺侮自己的同胞。一些失意政客，漢奸國賊在幹着危害國家民族的勾當，更不知道具何心肝！

我不喜愛香港。我也很寂寞。而不少人却完全和我相反的，有如蠅之附羶，偏要到這地方來。每天，我總只是和友人鄭英和符樹洲，在香港大酒店茶座裏閒談，往往到了黃昏時分始各散去。這景，就是寂寞中的寂寞呵。

我是一個有着太多的情感和太多的記憶的人。在香港，我想起徐××小姐。她兩度到香港來，也是兩度悵悵的回。她也是和我一樣的不喜歡香港的。她還帶着事業上的遭受挫折的愴鬱呢。

我抱歉，我也常常責備我自己的計劃。費了不少心力，費了不少金錢換來的十多部影片，不知道如何處置了，尤其使我無法稍稍安心。

對於她，我雖然是有着我的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我深心的負疚終究是太深了。

我就是這麼的一個人：我從來不會，也不願為我自己辯護，凡事只是自問良心安否。我也從來不會和不願用文字語言去博取任何人的同情和了解。我如果是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我是異常難過的；如果我得到任何人的些微好處，我是永遠無法忘記的。

是的，我很寂寞。如果在這三天內，灼臣兄還不同來，我也不願意等下去了。

十七

我今天從香港回到廣州。這華南的大都市，於我也是陌生的呵。我雖然是南方人，在北方的日子却較在南方為多。甚而至於可以說，我喜愛北方是甚於喜愛南方的。我第一次到廣州還是慘遭父喪之後的事。一年多以來，北上南行，數度取道經過這裏，都只是稍為駐足，沒有親切，也沒有熱感。更沒有什麼是稍稍切合於我的心情的。

上海是適宜於任何一種人的，愛熱鬧有熱鬧的去處；愛沉靜有沉靜的去處。不像在廣州，到處是吵雜雜的，昏昏昏的。

寄居有近二十年的上海，不曾是我的第二故鄉。在那兒，有過我青春的歡笑，也有過粉紅或是紫灰色的淚痕。如果把生命的史頁重新翻起，真不知道，有着多少磨滅不去的往事和有着多少忘懷不了的人影。

值得回憶的，還有是在淪陷期

中，我曾在上海度過一段不能算是短暫的日子。那時候，好僑橫行，我們都是馴服的小民；那時候，交通斷絕，和家庭，和父母兄弟完全無法互通訊息。就是靠着一些股票，我們所過的生活還可以算是安定的。而且那時候，我們把希望寄托於抗戰勝利之後，心情始終是溫暖的。以之視勝利之後的中國的災禍頻仍，那麼的一種日子又是使人追懷的了。

自從慘遭父喪，年餘以來，家事集於一身，我無法好好的做一點事；事業上更沒有些兒的成功。這一次，我是決定在家事稍為寬鬆之後，立即回到上海去，仍操舊業，同時，也寫其我所欲寫的。

我早就預備把我歷年的作品，擇其較為滿意的編為專集了。我本來是定於秋間付印的，希求於我的親友們對予以協助的東帖也早印好了。但是，由於家事的纏擾，流轉奔波，這工作還是無法完成。這一次，我是再也不想延緩了。

我太懦弱，我也太消沉。有時，雖然也會說說幾句較為熱烈的話語；寫寫幾個較為熱烈的文字。但是，這就絕似酒後的薄醉一般的，過後就愈覺得寒楚和蒼涼。這一種寒楚和蒼涼也是最為難受呵。

我念念不忘於黃浦江濱的你。在今夜，我也在給我的最小的弟弟奕昆寫信。我的內心是有着說不出的痛苦的。我也怎忍向你下筆細細訴述！

我應該振作。我應該堅強。讓我們愉快的在人生的後途上邁步前進！

十一，十一夜半，廣州。



避菴題跋

(三)

葉恭綽

王叔明松窗讀易圖跋

此卷紙散而神完，雖非叔明畫之甲觀，可稱平生合作。湖帆始見此卷，躊躇未決。余以珍物難得，力促其成。憶數年前，有人以叔明林泉清集大幅求售，余因循未決，遂歸沙叱利之手，至今悔之。湖帆得此，願蓄以金屋貯之也。葉恭綽識。

跋李若農自書門聯

文曰：因逢淑景開佳宴，喜負香衾事早朝。

此為李若農先生手書京邸門聯，其時方值甲午中日開戰，先生被命為團防大臣，無械無兵。先生告親友：敵至有殉職而已。時臺諫有劾先生遺妻子出京者，先生不之辨，但書此揭于門，過者咸屬目焉。余少時即知有此聯，今得視其跡，可勝欣幸。

陳白沙詩卷跋

此為白沙中年作，已驅使茅龍矣。其物強處，轉見姿致，所以為不可及也。舊經徐繼菴畢秋風遞藏，今谷籟兄得於故都，復歸於粵，鄉賢遺翰，獲觀增敬，因識數語。民國三十七年清明日，番禺後學葉恭綽。

陳白沙先生自書詩卷跋

白沙此卷，余曩見之甘翰臣所，今歸駁繁，蓋翰臣身後所藏已星散矣。翰臣敦篤醇雅，尊賢樂善，滬上耆舊，多與之善。藏書畫及古器物，鑒別頗精，闢非園於虹口，名流雅集，多在其所。有玉山草堂小玲瓏山館之風。今非園淪為市肆，賓朋多歸黃壤，風流頓盡，恍如隔世矣。楊惲吾為翰臣蒐購碑刻書畫甚多，且咸有題識。王雪丞（秉恩）在粵所得古物，亦多歸非園（劉猛進碑即在甘所）。此皆言廣東文物者，所宜知也。民國三十七年仲夏，遐翁葉恭綽。

又卷中詩第三首，語含怨抑，或以為疑其實，白沙雖天懷坦蕩，忘情得失，然其於民彝之敗壞，國勢之頹廢，詎有漠然之理。其中年徵召入都，實受臧倉之阻，浩然歸里，蓋亦有由。以其襟抱灑落，故罕露於外耳。人生出處進退，必基於正；白沙之不仕，蓋緣逆料道之不可行，昔賢會屢論及之，此與崔杼獻十三表堅辭入相事，正相類。彼歆爾鼠夢黃梁者，安能知此義哉！諷詠之餘，用附申所見於此。遐翁。

明末左光先案函札卷跋

此卷之事實，區季謀所考，已得其要。其史道隣之筆蹟，則證之彭二林所藏明二賢手札，及余所藏詩帖，完全相同，且語氣亦合當時情事，可無疑義。余因此重有所感者：其時南都形勢本已岌岌，而甘陵水火，私鬪勇於公戰，爭之不勝，則百出其計以相傾，至召寇通敵不之恤，僉王不足責，乃謹厚者亦復為之，如此卷諸札中，彭有欲藉史（可法）袁（繼威）左（良玉）兵力以解此厄者。史固持重，袁則卒與寧南東下，樹清君側之幟，致馬阮如臨大敵，視禦左先於禦虜，遂促其亡。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痛君子小人之各有其過，而國家民族之大義不明於天下，其貽患乃無紀極也。觀此可以鑑焉。民國三十七年元日，葉恭綽重觀題。

宏光時所恃勁兵為四鎮，自寧南異心，興不被害，黃圃子復以防左不北上，淮徐空虛，清兵乘之，遂以亡國，故此案關係不為不重。每誦明清間載記所述，仁人義士，艱難籌策，及慷慨捐生，而卒於大局無補諸况，令人隕涕。不知以宏光為君，而佐以馬阮，根本已無圖存之望，諸君子之死直，始盡其分自明其責而已，與人家國事乃至此，哀哉。遐翁。

跋明末粵中送袁崇煥北上詩畫卷

此卷為明崇禎元年粵東省垣諸名下送袁元素北上督師遙左之作。經王羅諸君考訂，已無疑義。至諸作者行誼，尚多待考。按釋通岸通柯超逸，皆慙



山法師大弟子，通炯為南海陸氏子有寄菴集，三人皆駐錫光孝寺，為中興訶林柱石。錢牧齋慈山法師塔銘，謂弟子終始相依於粵者，福善與通岸超道河炯，其行詣可想。又光孝寺志，屢言陳集生袁元素于訶林結淨社吟詠唱酬之事。故三僧與諸賢文字之緣，蓋非恆泛。余頗疑此卷，或亦即在寺中所作，蓋其時勝流高會，多集訶林，余所藏諸賢送襲美周北上詩卷，亦為訶林即席之作，可以互證也。又卷中陶標，為番禺人，亦見光孝寺志，餘俟詳考。民國三十七年一月恭綽。

藍田叔大幅山水軸

北宗畫派，明清間不絕如縷，華亭婁東兩派，迭主壇坫，雖功力天姿，各有獨到處，而堅著勁拔之致頓減，此論畫者所不容掩護也。田叔在明末未居上乘，然頗得北宗之髓，至少可繼子畏，所乏者，獨士氣耳。此軸於布局用筆，備極精能，如此大幅，無窘促羸弱鬆散洩易處，應為此老合作，且氣韻亦較渾雅，足與並時諸人揖讓，可寶也。綽獲觀因題。

張果亭草書真蹟書冊

果亭書法，閉往獨行，實為覺斯石巢先導。清初推崇思白，成為風尚，爰訖乾嘉，窘迫拘墟，無復生氣，果亭書殆無有過而問者。光宣之際，政綱解組，果亭書畫遂漸為時所重，此亦文藝與政治相為消息之一斑也。此冊雖非其至者，然縱橫排闔之氣，溢於楮墨，字肖其人，信乎。遐菴葉恭綽識。

黃石齋詩卷跋

是卷前數年，得於燕中，祇雲聲聲柔，天家祕戲，一年一現，簷池風雨，報恩雀蛤五首，見於集中；餘皆集中所無，得此補亡，誠為快事。至於詩字之奇崛出羣，固不待論也。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日。

邵瓜疇絹本山水冊

先大父舊藏瓜疇畫卷，清逸絕塵，余童年侍几視間，遇春秋佳日曠曠時，恆以得展玩為樂。嗣先伯攜以入都，毀於庚子之亂，至今心惜之。昨承甄叟以此見貽，神明煥然，頓有舊觀，不勝今昔之感。輒志墨緣如右。民國戊午冬恭綽。民國三十一年冬日，重展觀此劫餘之物，不勝慨歎，時顏韻伯逝世久矣。

跋明邵僧彌山水長卷

是卷作於辛巳，為僧彌先生晚年筆，金聖歎之跋則後三年耳，時當鼎革，故聖歎語多感喟，非止觀河之傷逝也。邵金二先生，固不藉斯卷以傳，而此卷乃適緣二先生而增重，聖歎所言，不啻為今日道，不知千百年後，尚不因此卷而識吾徒者否？季雲先生其亦與吾同感也與！至畫筆酣姿，乃僧彌見之作，跋語汪洋超雋，亦聖歎本色，不待再贅一辭矣。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葉恭綽識。

陳老蓮嚴水子李皖生合作何天章行樂圖手卷跋

此卷曩為顏韻伯所藏，韻伯身後，圖書散盡，今見此，不勝烟雲過眼之感。畫家以仕女為最難，唐仇以後，已無可開之境界。老蓮崛起，上追周昉，而參以漢魏六朝造象，古雅澹冶，可謂絕後空前。同時曾波臣用西洋畫法寫真，亦稱雙絕。厥後金壽門師其渾古，而風致遠遜。華新繙得其遺秀，而出筆不堅，其餘自鄧，可無深論。故論清代人物仕女，斷推老蓮，為開宗之祖，無可議也。此卷尚非甲觀，而典型自在，承亞農索題，因書所見於右。葉恭綽。

為凌宴池題陳老蓮祖師待詔圖跋

老蓮此卷為真蹟，無可疑者。蓋氣韻筆法，純然本來面目也。老蓮畫沈酣唐宋元諸名大家，胸有爐錘，烹鍊噴薄而出之。晚年取徑金石造像，以成渾古。蓋揣昔人塗選，已開關俱盡，欲立宗開派，舍此莫由。且由元宋唐以上追六朝魏漢，亦准金石，差有筌蹄耳。當其未大成時，用力深專，臨做至廣，真積歷久，方克別開戶牖。此猶其鼎丹七八，轉時物故，與羽化後之乘風駛氣，與造化游者，略差一間。然正以見苦行脩持，歷諸險難之景象。若徒刻舟求之，鑿矣慎矣。南水仙佛人物，在明代卓然自立，世人寡學，似覺等之自鄧，此亦以耳為目之過。老蓮不憚臨此長卷，正可謂轉益多師，足徵古人虛心之不可及。老蓮山水樹石，無不精能，此卷仍其本色，評臨者可於此參之。抑老蓮實明之遺民，志節高邁，故詩字無不超逸，畫僅其所寄，即酒色佯狂，亦自晦焉耳。頗疑其與魏張祁黃之徒，皆曾與謀畫，他日當更考證之。以老蓮胸中磊砢，從未嘗平，且又藉越中故僅以畫師推老蓮，倍非其志也。縱筆連犴，聊備宴池一笑。民國三十三年盛暑，心境兩鬱，書此稍快。趨翁。



雲南起義和平秘史

錢士青

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國號洪憲，發鑄於十二月廿三日到滇，與唐督繼誌會議，電京取消帝制。不報，廿五日赴義討袁。鹽款為滇省收入大宗，時余任滇省鹽務稽核所長，首當其衝，即電總所聲明趨勢，宜准滇省自用，否則鹽稅機關不保。復電授主權與唐督訂立條件。

甲、參戰辦法，中央日盼統一，如滇省服從中央參戰，當必贊同。唐督慎選青年師旅長，參謀軍佐，有學識人員數百人，隨同出洋，實地練習，造成將校人才。並挑選曾經臨戰之青年識字兵士，約四師以上，歸唐督親率赴歐，餉由中央担負，械由協約國供給。乙、國家利益，滇為起義之省，如參戰，各國必歡迎，從此國際地位增高，統治權自可完整，經濟亦得協助，關稅更得自主，增高外貨稅率，推銷內地國貨，乘參戰之便，多延攬客卿，多借生產資本，使中國實業大興，地利開發。丙、唐督利益，唐公為首先倡義之人，今督師參戰，聲望更隆，參戰事竣，親赴各國考查政治軍事，既聯與國之歡，並結同盟之約，一旦有事，自得其助，隨員與兵士，亦乘機得有新學識，唐督有此四萬精兵，回國後駐紮南

中國前途計。石生云：君所言計劃，皆深謀遠識，君既與唐督交厚，且係稽核人員，又無僚屬關係，請進函唐公，得其同意，再請君赴京一行，疏通南北意見，俾和平速現，統一早期，余亦以事關國家大計，一面函得唐同意，一面請假北上，晉謁馮總統，關於唐督參戰，極為贊同，惟因駐川軍隊之數，滇要求兩師一旅，中央只允一師一旅（多則四川人反對）。當時安福系欲謀活動，以參戰計佳，與其為唐督所得，不如由段公自兼，此後來參而不戰之結果也。此事固由安福系作梗，亦因唐遲疑延緩，事敗垂成，此固唐之不幸，亦中國之不幸也。

專心懺務，藉以為隱。此一段和平秘史，除總統總理唐督丁君外，無知者。當時余亦絕口不談，此以後，軍閥專權十餘年，國勢不振，致有國民革命北伐之舉，外患更有加無已。唐已作古，河山依舊，景物全非。回想當年，不無浩歎。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日失敗，至今糾紛未已。茲第三次大戰又有發動可能，使唐仍在，不知作何感想？天心未厭亂，故當時參戰未成，設能成之，後來種種幕影，或不致重演。昔之視今，猶今視昔，悲夫。

先後撥助起義軍費不下百萬。時與當局周旋，頗為融洽。唐督凱旋歸來，軍政要人公安，余亦在座。唐云：「此次起義，軍事固重，軍需亦重。」所長以鹽款撥充軍需，既使五國銀行團不生交涉，又竭力維持金融，担任後方糧臺，不啻漢之蕭何，滇人士深感之。余起而謝曰，余何人斯，敢比古人，如余為蕭何，唐公當為漢高祖，豈非帝制又復復活？大笑闔堂，此乃一段佳話也。承唐督謬賞，既給擁護共和一等紀念章，並紀念金幣，又代請勳章。余求代辭，奉大總統令，以治礙籌餉，贊助功多，國慶酬庸，宜膺懋賞，不准辭。

三年報最，余奉總所命調津，唐以當時與中央脫離，不便向財政部挽留，正式來文稽核所，託轉總所，並商余就滇省某要職。余均謝絕，臨行時關於謀和平之事，唐仍託余就近進行，並託余代表答謝駐京美國公使。因美國會派參贊到滇聯歡耳。唐並面交余致總統密函。余到京晉謁徐世昌，在府中遇長蘆運使丁乃揚，謂余曰，君來自滇，是否代表謀和平？余曰然。時丁亦代表某省謀和平，余回津視事，丁謂余曰，長蘆鹽務機關內，可以解決中國大事，豈非幸事。余一再代表滇省與中央接洽，兵禍因之減少，但唐未能參戰，余心誠耿耿也。後余在津患腦病，幾瀕於危，即不再問政治之事。余知中國之事不可為，而唐恐亦未能成大事，仍

抑余尤有進者，中國地大物博，如不能強國，是無地理，如以人心而論，專謀個人私利，不顧國計民生，設能立國，又無天理，以往徵之，可信然也。（子）如無五路參案，袁世凱不查辦交通系，則無審安會發生。（丑）無帝制醞釀，袁可為終身總統。（寅）如袁不死，第一次歐戰，中國能將物產推銷全球，則富而且強，人何能一再悔之。（卯）不能容納軍政要人，致蔡錫赴滇，梁啟超赴桂，雲南起義，桂亦響應，川更繼之。（辰）設唐督能毅然督師參戰，知中國大有人在，或不致有後來之事發生。綜上以觀，履霜冰至，由來漸矣。種惡難收善果，天下焉得不亂！追懷往事，遂有無窮之感焉。關於和平之事，今已三十三年，往來原電多通，並筆記，均遭兵變散失，茲因整理舊書，發現此稿，雖不敢云為將來修史之助，或亦雪泥鴻爪之意耳。

登五華山都督府開武亭（吳三桂宮殿舊址）。石生云：雲南公府，地勢雄壯，左金馬，右碧雞，昆海當前，鐵峯在後，以地勢論，可以控制中原乎？余曰否，京師形勢甲天下，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滇不及遠甚。石生又云：唐公為首先倡義之人，氣宇不凡，人稱福將。今攻西蜀，如戰事得手，順流東下，南制長江，北定中原，統一中國，舍唐其誰。余

亦曰否：以力服人，生民塗炭，元氣大傷，不如以德服人為上策。如能照余策行之，於國家及唐督均有利益。石生詢何策？余曰：歐戰德將不利，中國已加入參戰，正應早日出兵，一旦歐戰告終，則大計必失，中國之成敗，在此一舉。茲將辦法及利益分述於下。

此等言論，非為唐督一人計，實為

位可不期自至。

此等言論，非為唐督一人計，實為

此等言論，非為唐督一人計，實為

此等言論，非為唐督一人計，實為

此等言論，非為唐督一人計，實為

此等言論，非為唐督一人計，實為



白·髮·蒼·顏·五·十·三

——續述我的人生側影——

陸丹林

人生百年，此生我已去了一半的光陰。今年（民國卅八年）是虛度五十三的寒暑，精神雖然飽滿，可是人過中年，年華已給那無情歲月一天比一天的銷磨了。曾拈蘇東坡詩「白髮蒼顏五十三」，刻了紀年印一顆，準備今年開始應用。

五十三歲了，「來日苦短去日多」，趁此機緣，繼續的寫些人生的側影，也可以作在世幾十年的掠影流光的餘痕吧。

在達立學堂讀書的時候，有一年的孔子誕辰，學校舉行大規模的隆重紀念的舊式三獻禮，學校當局要我充當陪祭。我是反對向偶像行禮的，據理和他們申辯。他們說我違抗校命，竟把我記了一個大過。因此我也自動地轉學別校去了。當時有些同學勸我服從校命，我始終不肯，寧願犧牲了一個學期的成績。

民國十二、三年，我的兩個小孩子在上海同義公學讀書。這所學校是受法租界公董局津貼的，因此每年的七月十四日法國民主紀念，早上的慶祝會，晚上的提燈會，校中教職員督率全體學生列隊的疲於奔命的參加。我感到這是壓迫與驅使小學生的精神思想，去替別一個國家做喇叭手，尤其是替租界的統治者捧場，這是應該反對的。便在事先說家有喪事替孩子告假，而退出這一天的行列。這是和我不肯參加祭孔的同一意義。

吉凶兩事的送禮，也使人感到一件不容易應付的交際。自然，如果是彼此有關係的親戚或是知交的友誼，禮尚往來，表示心儀是應該的。反之，毫無關係，只在交際場中交換過一張名片，或是神交中通過一兩封信；家有吉凶兩事，不論直屬親或是其他不相干的關係（如岳父母的冥壽，小姨出嫁等）也亂發帖子，這真使人窮於應付。我的送禮對於世俗所謂冥壽的，拜懺超幽的，無論任何的戚友都不送禮；即使朋友相約做公份送香燭、錫箔、送僧道誦經等，也不參與。

我的交友，是沒有性別、籍貫、黨派、階級之分。我認定每一個人，無論他會否受過教育，思想與技能如何，都有他的長處。我們交友只求他的長處，而忽略他的短處，不必着眼在他的短處而埋沒了他的長處。人誰沒有短處呢？將己比人，將人比己，自然瞭然了。其實呢，人與人之間，儘管是思想、學識、職業、嗜好等的各異；但是在某一個時期，常可以互助扶持的，絕非沾沾的在眼前的暫時關係。若果一定要把地位門戶做標準，來做交友的對象，這是我所不取的。

人是有情感的動物，男女相悅，談情說愛，在人生本中本是極尋常的事。僧尼、教士的絕慾，并非出於自然，而多是爲了「職業」，然而「思凡

」或是半路叛道的也不少。可見得絕慾是不能勉強的，徒唱高調肚餓不是吃食物，這是欺人之談。情感與性慾，是與生俱來，壓抑情感與性慾，是違背生理。爲了博取虛名而守貞禁慾，是虛偽的。但是爲了滿足一時的歡娛而縱慾，是不應該的，爲了私人縱慾而貽害對方，更不應該的。這一點，應該要分別得非常清楚，絕對的不能夠害人而害己；最低限度，也不能夠害人。

我不諱言，我有一兩個很知心的異性朋友，二十多年如一日，彼此絕不因爲職業，家庭，兒女，經濟，生活等的關係，離合的無定，與及年事長大而有些疏異或轉變。「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把共信同情，做了聯繫的同心之結，那就一切艱難險阻隔膜，都洗脫得一乾二淨。大家站在互愛互助的基石，我行我素，各人做自己應做的事，絕不因爲彼此的關連而影響到雙方的家庭與事業。社會間要是有些不明白的猜三度四說些不中聽的話，我們站得穩定，又何必去理它，理它是多餘的。

游歷地方，是我所愛好的公餘消遣，生平所走過的省份，除了原籍廣東以外，還有廣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安徽、江蘇、浙江、貴州、四川、山東、河南、河北等處，和澳門香港兩島；而西北、東北與蒙藏台灣等地，沒有機會前去，將來不知何年何月纔能夠實現我的理想了。

生爲南人，却不能搖船扒艇，只能夠略諳游泳，而游泳又只限於仰游。至於自由式、蛙式的游法，都不能夠自如；想是初學的時候，偏於仰游，習慣成自然，故只能夠一式。等於寫字執筆的右手一樣。青年時也好騎馬、打獵。爲了練習獵槍與手槍，化去不少的彈藥。騎馬呢，自從三十年多間香港發生戰事而至今日，沒有馳騁的機緣，大有骨肉復生之感。汽車駕駛，沒有學習過，自行車也不能踏，這與不能搖船司舵的缺乏練習，是生活中的一種損失。

栽種瓜果，曾經有過一年的實際經驗，如番茄、白菜、芥菜、韭、蒜、葱、長豇豆、豌豆、茄瓜、南瓜、苦瓜、山芋、玉粟黍等的播種、移植、灌溉、施肥、去蟲、去苗、採摘、以及鋤地等事務，都是親自動手去處理。這種灌園工作，在我的人生歷程中，雖屬很短，但却是很有意義的公餘生活。要是將來精力衰弱的時候，我也願意做灌園叟。

教育界的事業，前後有了七年左右的經歷，多是兼任性質，職務是校長、教員、講師、教授等都曾經擔任過，較長的時間是在國立藝專的教授兩年。我的授課，有兩種方法：一是注重實物的引證，如講授中國美術史，關於玉、銅、漆、石、陶、瓷、竹、磚、瓦等器，和雕塑、印璽、繪畫



，龜甲等，設法搜集各項實物，或他的影、拓、印本，做講解的對證資料。如果自己沒有這項藏品，或藏品不够廣泛的，却設法向友人們借用。二呢，我教國文的改文，是在文卷上用符號指出，（符號由自己編製，油印分發。）由學生自己去修改，修改之後，再送給我閱。這是要他們自己化着神心思去研究的。因為我感到有許多學生對於作文卷批閱發還時，只是着眼在分數的高低，而於文中所改的地方，漠不注意。這種習慣，非常普遍。學生作文，分堂課、齋課兩種，文體也分語體、文言兩種。除了論文之外，應用文也同時注意。如屬書信體，是要用信紙信封照樣繕寫，期與實際吻合。又因學生對於作文課本，往往收到後即隨便丟棄，我却要他們自始至終的保存，等到學期終了，合裝成冊；如果少了一課，即却去這一課的分數，使他養成珍視自己的作品文稿。有時還選擇了一課書，絕不講解，而指定一個學生公開解釋，而由其他學生批評他所講的對與不對。這是誘導他們的自動研究，不要只是受訓式（注入式）的聽講。

公餘，好看書閱報。早晨如果沒有看到報紙，比沒有吃早餐更難過。圖書，是什麼方面的都好閱讀，和我的思想相反的也愛讀，即使是士大夫之流所看做有傷風化的，或異端的圖書也要看。其實呢，所謂風化異端者，是與時代環境和思想各方面的關係，絕非真的不堪入目。往往所謂不堪入目的，恰是世間的真理所在。舉一個例子吧：當着火車發明開始在鐵軌上通車的時候，那時的基督教士，竟說是魔鬼的行為，違背「上帝」的真理，於是極力的反對，破壞火車的行駛。又如郭嵩燾在前清光緒年間乘火輪船返湖南，也給鄉人反對，說他是賣國的洋奴。即此兩事，可例其餘。而有些所謂士大夫之流，口口聲聲的說是「尊孔」，但是到了他的尊長逝世的時候，却請了和尚道士們來誦經，他們家裏把觀世音偶像供奉。這樣而說尊孔，保存國粹，不知道他所尊的是那一個「孔」，又不知道保存的是那一國的「粹」了。

有些人在路上或電車上，汽車上，公然的抽捲菸，視為當然，而說他在同樣的處所吃水果或零食的是有失體統。而在我的見解，恰巧相反。水果零食，無論怎樣都比吸菸好，怎能說吸菸是對，而吃水果或零食的不對呢？

在文字應酬中，感到最討厭的莫如有人要我代撰死人的象贊，或是慶弔文字。因為這些多不是「由衷之言」，等於路旁的測字攤代人寫信般的工作。測字攤代人寫信是副業，而親友們的託做慶弔文字是屬苦差，那有心思精神去替人家幹這些漠不相關的事。做得到已無關，而且這種苦差便源源而來，使你應接不暇；隨便的胡編幾句來塞塞，既背素志，且又招致「不通」、「濫調」、「俗套」、「平庸」等譏評。爲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親友如有這些來請求，只可一概推辭。這樣，可以減却了不少的虛偽應酬。不然，張三的女兒結婚，要你撰頌詞，黃九的上司開弔，要你作祭文挽聯；好像是紅白兩事的文書主任，怎能幹！怎能辦！慶弔的文字，我并非絕對的不做，只有看他的對象如何，是否和自己

有關，而是出於自動的寫作。我第一次做挽聯，是在民元的一月，廣州各團體舉行致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及追悼新軍起義的殉難志士。當時我所作的挽聯是：「含碧血以換共和，輕身命，擲頭顱，痛公等慨慷捐生，慘向城邊埋俠骨。靚黃化而思前烈，備心儀，申頂禮，愧吾儕苟安未死，空來崗上弔英魂。」廿三年，吳山逝世，我也做聯挽他，聯句：「往事記從前，東沙道上，黃浦灘邊，廿載相知承煥發。思公行定念，茅蘆場中，吳家巷畔，一朝永訣識歡欣。」這是寫實之作，我和他定交，是在廣州市東沙路的軍政府上海同事了許久；他的逝世，是在丹陽茅山下的茅蘆農場。安葬於滬西郊的吳家巷上海公墓。廿四年，謝玉岑逝世，我也有挽聯：「十載相知，回思談藝論文，夜雨深燈如夢境。一朝永訣，賸有吟牋細味，落花啼鳥訴春愁。」抗戰期間，錢名山病歿上海，旅居重慶的東南各界人士，曾發起舉行追悼會，我做有挽聯弔唁，聯云：「殘月曉風，酒醒一夢。名山絕業，德音萬年。」其中本事，根據他的行迹來作的。只就這四聯來說，自己深知對於挽弔文字，實非所長；如幾載相知，一朝永訣等，兩聯重見，這是腹儉才淺的表現。自從挽錢的聯語後，沒有再作過挽聯，就是自知才拙的原故。

少年時期，也曾一度嗜好習作駢體文，後來感到這種絞腦汁的堆砌文字，失却了抒寫自由，便不再去寫作。在回憶中，民國四年覺魂報出版的發刊詞，其中有幾句還能够記得，把它摘錄出來。「秋風悉索，寒蟬抱樹而無聲；夜月悽涼，哀雁驚霜而獨語。世無公論，誰識烏之雌雄？人有戒心，莫知命之朝夕！碩果僅存之善氣，搖落孤陽；囊括無咎之頹風，浸溷大地。湯湯洪水，懷山襄陵而來；黯黯神州，豆剖瓜分是懼。然而獵豕未誅，周人之責仍重；虜犬不去，魯國之難方長。潛蛟夜起，昂頭吞舂猛之舟；猛虎朝行，巨爪攫杯盤之肉。無可適之樂郊，嗟彼碩鼠；親已枯之中澤，哀此飢鴻。干戈與饑饉存臻，老殘共壯健并散。敲骨吸髓之聚斂，盤牢何工！剜肉補窟之政治，玉石同燼。……」是針對當時的時局而說的。還有武漢起義前，龔煥辰代表四川保路會到廣州，呼籲聯絡。臨別的前數天，業師梁達仁請他吃飯，龔把「告別粵人書」給梁氏看，那天我也叨陪末座。龔問梁對於原稿有什麼意見。梁說總結的一段，文字稍欠流暢，而且也不宛轉。即把文稿交我看，并要我替他補寫幾句。尊長在前，怎敢班門弄斧。推辭不得，只好執筆草擬幾句，因為這是歷史性的紀念文章，至今雖然時隔三十八年，還能够記得着，云云：「本二十五款之合同，九州鑄錯；乃七千萬人之命運，三字成寬。雁字書空，悵蜀音之不寄；鶯聲啼斷，喚魂魂兮來歸。」我寫出之後，便請他倆指政，并說是佛頭着糞（借用成語）般的罪過。怎知他們說是貼切到極，把它拼入文裏，一同發表。可是於今啊，把這些文字來再看一次，只覺得是淺薄不成熟的辭句罷了。舊體詩，前後也曾做過三四十首，後來感到自己缺乏詩才，便洗手不再寫詩。因爲自己知道詩是不容易做，即使做出來，鑄字鍊句，耗費了不少的時間與精神，還是跳不出濫調俗套的圈子。這樣，又何必再去吟詠與別人爭一日的短長，企圖加入詩壇的隊伍呢。